

用画笔捕捉深海里的光

■赵建华

创作谈

文艺是时代的号角。军事题材美术作品以其独特的魅力，记录着军人的英勇与坚韧。军队美术工作者，紧随时代脉动，弘扬主旋律，紧紧围绕官兵生活、训练等进行创作，把这个特殊的群体以艺术作品形式呈现在大众面前。军事题材美术创作，成为中国现当代美术创作尤其是主题性创作领域的重要力量。

刚步入军营时，我在报刊上看到高泉、张庆涛等画家创作的潜艇题材作品，潜艇官兵奋不顾身、一往无前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深深吸引了我，也让我对他们在这艘潜艇上的工作与生活在产生了无限向往。这些情感质朴的潜艇题材作品，对我此后的军事题材美术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大学期间，学校曾组织我们去某军港参观见习。那日，雪花纷纷扬扬飘落，仿佛给大地铺上了一层洁白的绒毯。我坐在车上惊喜地看到窗外，厚厚白雪如同棉被般覆盖着码头上停靠的潜艇。一艘艘潜艇整齐排列，犹如海中的巨兽，蓄势待发。乌黑的艇身与洁白的雪形成强烈对比，灰蒙蒙的天空为整个环境增添了一抹神秘色彩。眼前的景象宛如一幅天然的水墨画，宁静、唯美，让我瞬间联想到宋代画家范宽的《雪景寒林图》。当时，我就很想把这景象用国画的形式表现出来。

大学毕业前，我有幸被分配到某潜艇部队实习，对潜艇上的设备和官兵的工作，有了初步了解。潜艇里分许多舱室，光线幽暗，空气中弥漫着柴油气味。每个舱室功能各异，战位分布有序。舱室内，密密麻麻布满了各式各

的设备、阀门、管道、线路等。它们虽然看似繁杂，实则设计得极为科学，有一种独特的艺术感。各舱室之间仅有一条过道，狭窄得仅能容纳一人通过；两人相会时，双方必须侧身小心地挪动。有的战位空间狭小，甚至需要人爬进去操作，有经验的潜艇兵却能游刃有余地快速穿梭其中。我这个新手上来，全身各个部位难免经常会和艇上的各种“铁疙瘩”来个亲密接触。好几次，我的眼泪都被撞出来了。短暂的潜艇实习生活更加激发了我围绕潜艇兵的生活进行创作的想法。

我想画的场景很多，感觉每一个场景都是一幅画，但怎样才能更好地表现潜艇官兵，并与以往的作品有所区别，这却把我难住了，只好暂时搁置下来。潜艇上那些复杂的设备和官兵的工作状态，多年来始终在我心头萦绕。

2016年，上级组织美术骨干到某潜艇部队采风。多年来对这一题材的思考，让我在采风期间更加细致地观察和体会潜艇官兵的工作生活，为创作的真实性、合理性、艺术性提供了参考。出航的他们在茫茫大洋深处潜伏，遇到紧急情况在各自的战位上冷静娴熟地操控，克服艰苦的条件，守护着祖国海疆。想要成为一名合格的潜艇兵，必须通过基本的文化测试、心理测试、氧过敏感试验三道关。每一道关卡测试结束后，都会有人告别说还未得及开始的潜艇兵生涯。远航艇内环境适应训练也是必不可少的。在狭窄封闭的潜艇中，潜艇兵不但要克服艇内高温高湿环境带来的不适，还要克服长时间在封闭环境中对心理造成的影响。有的官兵执行任务时间长达几个月，生活枯燥、单调，吃的是罐头食品，用水更是常人难以想象的稀少，每天仅保障大约一杯水的量……

他们的事迹激发了我的灵感，这不正是我多年来想用画笔表现的吗？我决定创作潜艇题材国画《不要问我在哪里》。潜艇兵的工作是单调而又充满挑战的，需要在狭小的空间里长时间生活，忍受与世隔绝的寂寞。这也铸就了他们坚韧不拔的意志。我觉得作品应该突出潜艇兵默默在黑暗与寂静中前行，守护祖国海疆的战斗精神。

有一次，我陪妈妈到医院进行X光检查。当我拿到片子的时候，忽然想到可以用像X光透视的方式来表现这幅画。在整体构图上，我用潜艇侧剖面的外轮廓作为意象载体，强调空间的局限性。四周轮廓并不是统一勾一样深淡的线，而是注重结构的变换和内部人物的对比，有意通过笔墨处理轮廓的虚实



扫描二维码欣赏
赵建华相关作品

历史的多面棱镜

■程丽

多棱镜是由多个折射面构成的光学元件，用以控制和分离光线。在文学书写中，作家徐贵祥的小说《英雄山》，成功构筑了历史的多面棱镜，在叙事技巧和历史思考方面多维度映衬折射，展现了深厚的文化哲思和浓厚的文学意蕴。

《英雄山》系列分为《穿插》《伏击》两部作品。穿插和伏击，都是军事术语，小说以此命名，体现了军旅作家色彩浓郁的书写风格。两部作品中详细讲述战例、战术，如山洞峰战斗、鹰嘴岩战斗、剑门关战斗等，作家皆以“铁血”的风格展现我军的战略部署、战斗打法和精神气概。徐贵祥曾在军旅，熟谙军事，小说中关于战斗的很多专业详细的军事分析，成为他的书写专长。《英雄山》系列小说，也彰显了作家在军事战术背后对我军战斗精神的致敬。正如作家借书中语言阐明，“让敌人做梦也想不到的大胆用兵战术——这样的穿插，不仅是技术决定的，更是精神决定的”。

《穿插》和《伏击》两部作品就像双生花，没有谁前谁后，而是同时展开，互相映衬。作家以深厚笔力，娴熟运用“互文”这种文学修辞手法，拓展了文学创作的艺术宽度。“互文”也叫“互辞”，是古诗文中常采用的一种修辞手法，通常用作一首诗中上下两句或一句话中的两个部分，看似各说两件事，实则互相呼应，互相阐发，互相补充。徐贵祥的《穿插》和《伏击》是在两部作品之间实现了“互文”。两部作品在内容上互有重叠，互为背景，同时在相互映照间共同构成饱满的情感力量。在《穿插》扉首，作家写道：“英雄无名，守护山河。”在《伏击》扉首，作家说：“战士百炼成钢，英雄莫问何处。”两部作品中的历史人物、事件、地名、地名、易名、易名，各有各的出身和军旅生涯，但为了抗日救亡，他们都把个人命运融入民族命运当中，舍生忘死、无惧无畏，完成了壮烈的人生。

在中华民族浴血奋战史上，抵御外侮的抗战历史荡气回肠，硝烟的逝去并不能掩抑那段历史的呜咽低回。在历史的天空，纷繁上演着崇高与卑微、忠诚与背叛、牺牲与残存。作家启迪我们，历史的魅力在于，它坦然铭记时间，又抖落时间，持续地呈现着既往的一切：所有的“当下”可能穿插交融，互相折射，淘沙蜕变；所有的“既往”又在后来的岁月里水落石出或重新审视。《穿插》和《伏击》体现了徐贵祥对历史的多重审视和思考。那段历史的恢宏波澜和细腻触角，投射在一段山脉、一片星空、一曲情长，从而辉映了一个民族的精神景观。

在《穿插》中，作家以“凌云峰”的口吻，开始讲述“故去的故事”。所有的历史都是由“当下”开始的，又是在“后来”不断被解读阐释的对象。徐贵祥在写作中注入了对历史真实是什么这一命题的深度思考。在《伏击》中，作家化身“楚大楚”，讲述了映衬《穿插》同一时期的众多人物和事件。两部作品如多棱镜般互相阐释、答疑，描画众人在时代中纠缠的命运曲线，展现了一段被历史迷雾遮盖的硝烟岁月。往事并不如烟，往事如烟，它的心还在跳动，它也在寻觅后来的知音。在《穿插》开篇，作家写道：“如果不出意外，我将永远沉默。可是最近发生了一些事情，使我不得不开口说话了……”《伏击》的开篇也有类似表述：“我知道你会来找我，我已经在

这里等你很多年了。那本刚刚出版的《穿插》，不仅让你们这些年轻人感到震惊，就连我们这些死去多年的人也很不平静。遥远的往事，就像天上的白云，从历史的深处飘来，点燃了我的记忆之光……那些隐藏在岁月沟壑里的真相，还有谁比我更清楚呢？”以历史之心，作家致敬了那些无名英雄们，也从多个角度为历史和英雄们画像。

情怀溢满英雄山，历史在《英雄山》系列中也呈现出深情的风貌。小说中多次提到一首诗：“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作家结合凌云峰、谢谷、何子非等人物的遭遇多次巧妙化用此诗，使人物事件在粗犷的戎马岁月中兼具风雅意味。小说中也多次提到桃木匣子，即女孩安屏在父亲安南的授意下送给凌云峰和谢谷的礼物。两个同样的桃木匣子，是否装着同样的礼物，又装了什么，或者它们只是个空的匣子？分属国共两个阵营的两名将领，在抗战岁月里命运交错，最终走向共御外侮。作家在兜了很大一个圈子后让凌云峰领悟了桃木匣子所蕴含的古老互相寻觅、互相靠近，是在民族危亡中重新形成的对兄弟、家国的认识体悟。铮铮铁骨者也有柔情。《英雄山》系列中穿插着凌云峰和安屏的凄美爱情故事。这对先后牺牲于战火中的恋人终究没有在一起过上平凡的日子。生命有时尽，情意无绝期。历史的沧桑面容、心中歌曲和深情风韵，都在小说中穿插点缀，并在后来的时光中延伸，时刻伏击在历史的深处，也伏击着我们的心。

高原柳

■王子仪

西藏，黄沙漫天，一片荒凉，第十八军官兵为了防风固沙，种上一排排柳树，极大改善了西藏的自然环境。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当年第十八军官兵种下的柳树，早已枝繁叶茂。它们记录着西藏的发展变迁，也记录着戍边军人走过的一个又一个春夏秋冬。

在父亲20多年的戎边生涯里，他亲眼见证了柳树在高原上的顽强生命力。它们一点一滴地发挥作用，是高原百姓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有的地方，可以见到一些柳树桩子，那是村民砍下树枝后留下的。柳树枝可以用来生火取暖、做饭，粗大的还能用来做家具，叶子可以喂养牲畜。被砍下树枝后，柳树并没有死亡，它的根系深深扎进大地，来年继续生长，而且越长越茂盛。

人种活了柳树，柳树又反哺于人。伴随着柳树一轮一轮地生长，父亲也把20多年的青春奉献在这里。最初，我不知道是什么信念支撑他坚守在这片土地上。随着年龄的增长，特别是参军入伍后，我渐渐懂得了他的坚守。生活就是这样，你没有吹过他吹过的风，永远不知道那里的风是柔是烈；你没有走过他走过的路，永远不知道那里的路是坦途是崎岖。

如今，我已经成为一名边防军人，才真正懂得了父辈们如高原柳树般默默扎根的坚守。

建在心中的文化广场

■张铁梁

“在这里建个小广场吧？”大家七嘴八舌讨论起来。

原本想修条路的想法，开始变得复杂起来。教导员又组织大家坐到一起讨论。

“我建议要立足现有条件加以改造，在树林中建一排秋千，让大家休闲放松使用。”中士司焯琛说。

爱下棋的士官刘建说：“那棵老榆树下可以用营区的旧石磨建一个象棋桌。”

“旁边的墙上是不是可以画画？”学过美术的士官陈元元试探地问。

创意火花在思想交流中迸发，建设方案在大家的积极参与中“定稿”。小广场被大家取名为“士兵文化广场”。

说时容易做时难，但再难也挡不住大家的建设热情。修路被列为其中的第一项工程。没有时间，大家就利用休息时间，没有路面铺砖经验，就从网上查资料学。测量计算、拉线找平、铺沙找平……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一条几十米长的道路铺设完毕。

成就感，给这条路起了个响亮的名字“实干路”。文艺骨干还制作了路标，路标顶端写着“实干路”和“追风赶月莫停留”的字样。

上等兵陈元元是队里出黑板报的骨干，但这次要在墙上作画，他心里忐忑起来，总担心画不好。

教导员鼓励他：“你只要放心画，画不好算我的。”

听从战友的建议，陈元元先在电脑上画好草图，每天晚上用投影仪投射到墙上临摹。经过20多天的努力，“祖国万岁”“听党指挥”等作品在墙上活灵活现铺展开来，很是好看。

为了肯定他的劳动成果，队领导让陈元元把自己的名字和创作时间写在了画作下方。

营区坐落在山坳里，最不缺的就是石头。二级士官周宗静建议搬运一些石头，用电动磨刻画字描红，点缀在广场四周。他的建议得到大家的认可，每个班都提供了一句格言，如“人生万事需自为”等。队领导决定，要在最大的那块石头上，刻上“士兵第一”4个字。

欢欣雀跃

王远方撰

这幅作品拍摄的是北部战区海军某训练基地新兵结业汇演中的场景。新兵们通过歌曲、舞蹈、腰鼓等节目形式，兵演兵，兵唱兵，展现光荣入伍的难忘时刻，抒发心中喜悦。拍摄中，我采用长焦镜头、高速快门的手法，结合舞台灯光调整感光度，定格了舞蹈演员欢欣雀跃的瞬间。

兵味一得

父亲是一名在西藏奋斗了20多年的边防军人。小时候，我很少能见到他，他在我心里既熟悉又陌生。

有一年暑假，我去父亲所在部队探亲。父亲高兴地陪我出来吃饭。我们在柳树成荫的街边，随意选择了一家面馆用餐。风吹拂着街边修长茂盛的柳条，温暖阳光从柳树间穿过，映在地上形成婆娑的影子。

我惊叹于柳树旺盛的生命力，很难想象它生长在雪山连绵的高原上。父亲见我很好奇街边的柳树，便向我讲述了西藏柳树的故事。他说，西藏的柳树有很多种，有左旋柳、班公柳、红柳、公主柳等，其中公主柳在西藏最为常见；相传这一树种是文成公主从大唐长安带进西藏的，经过不断繁衍，这种柳已成为高原上的主要树种之一。

公主柳在藏族人民心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它不仅是树种，更承载着文成公主的思乡之情，以及民族团结的美好寓意，是西藏独特的文化符号。

如今，百年以上树龄的柳树已不多见，但50年以上树龄的柳树还有不少，像街边这些粗大的柳树，大都是当年第十八军官兵进藏后培育的。据说那时的

活力军营

士兵文化广场说大不大，坐落在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部营区东北角。“士兵文化墙”“士兵石刻群”“士兵电影院”“士兵立志树”等错落有致地布局其中，为营区增添了勃勃生机和文化活力，成为深受官兵欢迎的文化活动场所。

当他把这个想法在队务会上提出来时，大家意见不一。最后，还是队领导分析了客观条件，统一了大家的意见，决定带领大家自己动手建设家园。